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十五回　王鳳姐弄權鐵寺鏡　秦鯨卿得趣饅頭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凈白簪纓銀翅王帽，穿着江牙海水五　　龍白蟒袍，繫着碧玉紅鞓帶。面如美玉，目似明星，眞好秀麗人物。寶玉忙搶上來叅見，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，見寶玉戴着束髮銀冠，勒着雙龍出海抹額，穿着白蟒箭袖，圍着攢珠銀帶；面若春花，目如點添。

世榮笑道：「名不虛傳，果然如『寶』似『玉』。」問：「啣的那寶貝在那裡？」寶玉見問，連忙從衣內取出，遞與世榮。世榮細細看了，又念了那上頭的字，因問：「果靈驗否？」賈政忙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只是未曾試過。」世榮一面極口稱奇，一面理順綵縧，親自與寶玉帶上，又携手問寶玉幾歲，現讀何書。寶玉一一答應。世榮見他語言清朗，談吐有致，一面又向賈政笑道：「令郎眞乃龍駒鳳雛，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，將來『雛鳳清于老鳳聲』，未可諒也。」賈政陪笑道：「犬子豈敢　　承金獎，賴藩郡餘禎，果如所言，亦廕生輩之幸矣。」世榮又道：「只是一件，令郎如此資質，想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。但吾輩後生，甚不宜溺愛，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。昔小王曾蹈此轍，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。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，不妨常到寒第，小王雖不才，却多　　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，未有不垂青目，是以寒第高人頗聚，令郎常去談談會會，則學問可以日進矣。」賈政忙躬身答道：「是。」

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，遞與寶玉，道：「今日初會，倉卒無敬賀之物，此係聖上所賜蘐苓香念珠一串，權爲賀敬之禮。」寶玉連忙接了，回身奉與賈政。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了。于是賈赦、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，世榮道：「逝者已登仙界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。小王雖上叨天恩，虛　　郡襲，豈可越仙輀而進也？」賈赦等見執意不從，方得告辭謝恩回來，命手下人掩樂停音，將　　過完，方讓世榮過去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寧府送　　，一路熱鬧非常。剛至城門，又有賈赦、賈政、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棚接　　，一一的謝過，然後出城，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。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，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，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。鳳姐因記　　着寶玉，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，賈政管不着，惟恐有閃失，因此命小廝來喚他。寶玉只得到他車前。鳳姐笑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是個尊貴人，同女孩兒一般人品，別學他們猴在馬上。下來，偺們姐兒兩個同車，豈不好麼？」寶玉　　說，便下了馬，　　上鳳姐車內，二人說笑前進。不一時，只見那邊兩　　馬直奔鳳姐車，下馬扶車回道：「這裡有下處，奶奶請歇歇更衣。」鳳姐命請王邢二夫人示下，那二人回說：「太太們說不歇了，叫奶奶自便。」鳳姐便命歇歇再走。小廝帶着轅馬岔入人羣，往北而來。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。那時秦鍾正　　着馬隨他父親的轎，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，秦鍾遠看這寶玉所　　的馬，搭着鞍籠，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，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，自己也帶馬赶上來，同入一庄門內。

那庄農人家，無多房舍，婦女無處　　避。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、寶玉、秦鍾的人品衣服，幾疑天人下降。鳳姐進入茅屋，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。寶玉會意，因同秦鍾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。凡庄家動用之物，俱不曾見過的，寶玉見了，都以爲奇，不知何名何用。小廝中有知道的，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。寶玉　　了，因點頭道：「怪道古人詩上說：『誰知盤中食，粒粒皆辛苦。』正爲此也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到一間房內，見炕上有個紡車，越　　以爲稀奇。小廝們又告以：「紡線織布之用。」寶玉便上炕摇轉作耍。只見一個村妝丫頭，約有十七八歲，走來說道：「別弄壞了！」衆小廝忙喝住了，寶玉也住了手，說道：「我因不曾見過，所以試一試頑兒。」那丫頭道：「你們不會，我轉給你瞧。」秦鍾暗拉寶玉道：「此鄉一作：卿大有意趣。」寶玉推他道：「再胡說，我就打了。」說着，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，果然好看。忽　　那邊老婆子叫道：「二丫頭，快過來！」那丫頭丟了紡車，一徑去了。

寶玉悵然無趣。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。鳳姐洗了手，換了衣服，問他換不換，寶玉道：「不換。」也就罷了。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，又倒上香茶來，鳳姐等吃過茶，

待他們收拾完脩，便起身上車。外面旺兒預脩賞封，賞了那庄戶人家，那庄婦人等來謝賞。寶玉留心看時，並不見紡線之女。走不多遠，却見這二丫頭懷裡抱了個小孩子，想是他的兄弟，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。寶玉情不自禁，然身在車上，只得以目相送。一時電捲風馳，回頭已無踪跡了。

說笑間，忽已赶上大　　。早又前面法皷金鐃，幢幡寶蓋，鐵檻寺中僧衆已列路旁。少時到了寺中，另演佛事，重設香壇，安靈于内殿偏室之中，寶珠安理寢室爲伴。外面賈珍　　待一應親友，也有擾飯的，也有就告辭的，一一謝過乏，從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一起一起的，散至未末方散盡了。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，先從誥命散起，也到晌午方散完了。只有幾個近親本族，等做過三日道塲方去呢。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，便要進城。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同去，寶玉乍到郊外，那裡肯回去？只要跟鳳姐住着，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。

原來這鐵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，現今還有香火地　　，以備京中老了人口，在此停靈。其中陰陽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，好爲送靈人口　　居。不想如今後人繁盛，其中貧富不一，或情性參商，有那家一作：家業艱難安分的，便住在這裡了；有那有錢　　尚排塲的，只說這裡不方便，一定另外或村庄，或尼　　，　　個下處，爲事　　宴退之所。卽今秦氏之喪，族中諸人，皆權在鉄檻寺下榻。獨鳳姐嫌不方便，因遣人來和饅頭　　的姑子净虛說了，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。

原來這饅頭　　就是水月寺，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，就起了這個渾號，離鐵檻寺不遠。當下和尚工課已完，奠過晚茶，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。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，自己便辭了衆人，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　　來。原來秦業年邁多病，不能在此，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，那秦鍾只跟着鳳姐寶玉。一時到了水月　　，净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，大家見過。鳳姐等至净室更衣净手　　，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，模樣兒越發出息了，因說道：「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？」净虛道：「可是這幾日都没工夫，因胡老爺府裡産了公子，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，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『血盆經』，忙的没個空兒，就没來請奶奶的安。」

不言老尼陪着鳳姐，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，因見智能過來，寶玉笑道：「能兒來了。」秦鍾說：「理那東西作什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别弄鬼！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裡，一個人没有，你摟着他作什麼？這會子還哄我。」秦鍾笑道：「這可是没有的話。」寶玉道：「有没有也不管你，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，就丢開手。」秦鍾笑道：「這

又奇了！你叫他倒去，還怕他不倒？何必要我說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，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。」秦鍾只得說道：「能兒倒碗茶來。」那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，無人不識，常與寶玉秦鍾頑笑，如今長大了，漸知風月，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，那秦鍾也愛他妍媚，二人雖未上手，　　已情投意合了。智能走去倒了茶來。秦鍾笑說：「給我。」寶玉又叫：「給我！」智能兒抿嘴笑道：「一碗茶也爭，難道我手上有　　！」寶玉先搶得了，喝着，方要問話，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，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。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？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。

鳳姐也略坐片時，便回至淨室歇息。老尼相送。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，都陸續散了，自去歇息，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，老尼便趁機說道：「我有一事，要到府裡求太太，先請奶奶一個示下。」鳳姐問：「何事？」老尼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　　内出家的時節，那時有個施主姓張，是大財主。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，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，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内。那李衙内一心看上，要娶金哥，打發人來求親，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。張家若退親，又怕守備不依，因此說已有了人家。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，張家正無計策，兩處爲難。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便來作踐辱罵，說：『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？』偏不許退定禮，就打官司告狀起來。那家急了，只得着人上京來　　門路，賭氣偏要退定禮。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，與府上相契，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，發一封書，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，不怕他不依。若是肯行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。」

鳳姐聽了笑道：「這事到不大，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。」老尼道：「太太不管，奶奶可以主張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也不等銀子使，也不做這樣的事。」淨虛　　了，打去妄想，半晌嘆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只是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。如今不管這事，張家不知道没工夫管這事，不希罕他的謝禮，到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。」

鳳姐聽了這話，便發了興頭，說道：「你是素日知道我的，從來不信什麽陰司地獄報應的，憑是什麽事，我說要行就行。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，我就替他出這口氣。」老尼　　說，喜之不勝，忙說：「有，有！這個不難。」鳳姐又道：「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拉的圖銀子。這三千兩銀子，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，使他賺幾個辛苦錢，我一個錢也不要。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。」老尼忙答應道：「既如此，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瞧瞧我忙得，那一處少了我？既應了你，自然快快的了結。」老尼道：「這點子事，在別人眼前，就忙的不知怎麽樣。若是奶奶跟前，再添上些，也不勾一作：彀奶奶一發揮的。只是俗語說的：能者多勞。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

貼，越發都推給奶奶了，奶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。」一路奉承的話，鳳姐越發受用，也不顧勞乏，更攀談起來。

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，來　　智能，剛至後面房中，只見智能獨在那裡洗茶碗，秦鍾便摟着親嘴。智能急的跺脚說：「做什麽！」就要叫喚。秦鍾道：「好人，我已急死了！你今兒再不依我，我就死在這裡。」智能道：「你想怎麽樣？除非等我出這牢炕，離了這些人，纔好呢。」秦鍾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。」說着一口吹了燈，滿屋　　黑，將智能抱到炕上，就雲雨起來。那智能百般挣挫不起，又不好叫的，少不得依的。正在得趣，只見一人進來，將他二人按住，也不出聲，他二人唬得魂飛魄喪。倒是那人「　　」的一聲笑了，方知是寶玉。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：「這箄什麽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倒不依？偺們就叫喊起來。」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。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：「你可還和我强？」秦鍾笑道：「好人，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，你要怎樣我都依你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會子也不用說，等一會　　下再細細的　　賬。」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，鳳姐在裡間，秦鍾、寶玉在外間，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。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，便等寶玉　　下，令人拿來搕在自己枕邊。寶玉不知與秦鍾箄何賬目，未見真切，此係疑案，不敢纂創。一宿無語。

至次日一早，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，又命多穿兩件衣服，無事寧可囲去。寶玉那裡肯囲去，又有秦鍾戀着智能，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。鳳姐想了一想：喪儀大事雖妥，還有些小事未安排，可以指此再住一日，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；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；三則順了寶玉的心。因有此三益，便向寶玉道：「我的事都完了。你要在這裡逛，少不得越發辛苦了，明兒是一定要走的了。」寶玉聽說，千「姐姐」萬「姐姐」的央求：「只住一日，明兒必囲去的。」于是又住了一夜。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，旺兒心中俱已明白，急忙進城，找着主文的相公，假托賈璉所嘱，修書一封，連夜徃長安縣來。不過百里之遙，兩日工夫，俱已妥協。那節度使名喚雲光，久見賈府之情，這些小事，豈有不允之理，給了囲書，旺兒囘來，不在話下。

說一作：且説；或：卻説鳳姐等又過了一日，次日方別了老尼，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。那秦鍾與智能，百般不忍分離，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，俱不用細述，只得含恨而別。鳳姐又到鉄鑑寺中照望一番。寶珠執意不肯囘家，賈珍只得　　婦女相伴。且　　下囘分解。